

胜目峰 著
朱光华 译

A woman in a shimmering, form-fitting gold dress stands against a dark, textured background. She holds a glass of wine in her right hand and rests her left hand on her hip. The overall mood is elegant and mysterious.

黑色的宴会

黑色的宴会

(日) 胜目梓 著

朱光华 译

海南人民出版社

黑色的宴会

〔日〕 胜目梓 著
朱光华 译

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经销

海南新华书店发行

湛江人民印刷总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 7.25印张 140,000字

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100,000

标准书号: ISBN 7—80541—1—1/1·8

统一书号: 10362·26

定价: 1.80元

第一章 狩 猎 者

1

从东京西头的日野市，把翻斗卡车运送到横浜港，这是关浩平那天承担的任务。

关从事陆上搬运工作，专门把装配好的汽车，从工厂运送到贸易行，或者把未装配好的只有发动机和底盘的汽车，从这家工厂运送到那家工厂。

并不是每天都有工作。有时候无所事事，有时候虽有任务，他又不愿意干，所以，他说不上有固定职业。

对此，关并不在乎。每天按时上班，在固定的时间里，干固定的工作，这种单调乏味的职业，他向来不喜欢。

那天，他本不想干什么事，可又不愿意呆在公寓里。于是，他来到浜松町的陆上搬运公司，正好接到运送翻斗卡车的任务。

关住的公寓靠近羽田，在一个叫花谷的地方。推开房间的窗户，下面流动着一条小小的脏水渠。

昨晚，寓所里来了一个女人。

她叫河野翠，二十岁——

三天前，关曾在送货途中强奸过翠。那是他们的头一次见面。

DP 81/02

当时，关正从厚木把装配好的卡车开往宇都宫。翠在中途扬手，很容易坐上了车。关对她蓄意挑逗，不时用身子挨挨挤挤。

那会儿是大白天，车刚开进川口市。他不敢开着挂有临时车牌的汽车到爱情旅馆，便离开公路干线，驶入岔道。

岔道穿过森林。在林木稠密的小道上，关停下车。翠并不惊慌。

虽然进行了反抗，但是，那只是形式。关很容易便达到了目的。

翠究竟是什么时候看见他的驾驶执照上的住所地址的，关不知道。或许，她是看见放在减震器上的陆上搬运单据上的公司电话号码，从那里打听到关的住址的？

“和家里闹翻了。想暂时住在这里。”

昨天晚上，河野翠突然出现在花谷的公寓。她手里提着衣箱，语调就好象在旅馆门口询问有没有客房。

关愣住了。翠迅速走进屋，理所当然地投入他的怀抱。

事后，关感到害怕。他猜不透翠想干什么。也许，不声不响地到外边躲上几天，她就会识趣地走开？

基于这种想法，第二天一早，关匆匆忙忙离开了寓所。翠穿上工作裤，开始打扫房间。

关搭乘到日野的电车，上午十点半来到汽车工厂。

装配好的翻斗卡车载重十吨，方向盘位于左侧，车身漆成鲜橙色，好象是出口到东南亚的东西。

早到的同公司的陆上搬运人员，已经开动柴油发动机，相继出发了。

关看着橙色的翻斗卡车，心里一阵不舒服，预感到要出事。

他记得，昨晚翠穿的正是橙色的毛衣。

甲州街道车多人挤。从环形八号线转入第三京浜公路，已经过了正午。

崭新的翻斗卡车的引擎欢快地响着。发动机质量不错，但齿轮变速杆的操作不太灵便，可以说白璧微瑕。幸亏，转入第三京浜公路以后，扳动变速杆的麻烦少多了。

天空微阴，风很大。

关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驾驶着翻斗卡车。他脑海里想着河野翠富于青春魅力的胴体，脸上挂着微笑。

突然，笑容消失了。

一辆银色的劳雷尔轿车，出其不意挤到前边，斜掠过翻斗卡车的车头。

关紧急刹车。车身剧烈地颤动。把他的身体颠了起来。

“混蛋！”

关大声叫骂。当然，谁也听不见他的骂声。

劳雷尔的速度好象有每小时一百三十公里。银色的车顶和后窗玻璃反射着淡淡的日光，转眼间拉开了一段距离。

关踩紧加速器。减慢的引擎又呜呜转动起来，一下子缩短了和劳雷尔的距离。从翻斗卡车的驾驶室，可以看见对方的车顶和后窗就在眼皮底下。计速器的指针在超过一百二十公里处颤动。对方只要一刹车，两车立刻便会相撞。

关看见，劳雷尔的驾驶室有两个男人。

看看右边的反射镜，一辆红色的跑车正驶近超车线。

关拧亮方向指示灯。跑车没有减速。关毫不在乎地把方向盘朝右打。

一辆带篷的小型货车堵在前边，银色的劳雷尔行驶在货车的左侧。

关闪亮车头灯。小型货车向左靠，让出了超车线。劳雷尔的去路被货车堵住了。

关放松加速器，和劳雷尔并驾齐驱。后边的红色跑车闪亮车灯。关的脸上挂着笑容。

他瞥了一眼劳雷尔的驾驶室：开车的是一个穿黑色皮工作服的男人。由于车窗玻璃闪光，看不清面孔。

劳雷尔左边的车道空着。关慢慢把方向盘朝左打，使翻斗卡车贴近劳雷尔。

对方驶进左边的车道，关也驾驶翻斗卡车靠过去。红色跑车越过超车线，飞驶向前。

关看了看左边的反射镜。现在，卡车和劳雷尔前后只相差一个车头。关轻轻向左转动方向盘，眼看着两车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小，路面慢慢变成一条灰色的细带。

十厘米，五厘米。关绷紧身体，脸上的笑容仍未消失。

三厘米——关叫出声来。方向盘继续五毫米、五毫米地向左打。

反射镜中，可以看见劳雷尔和翻斗卡车的车轮一瞬间接触了。没有碰撞。

轰隆一声，劳雷尔冲到路边的护栏柱上，停住了。

2

在横浜码头，关兴高采烈地跳下翻斗卡车。一想起劳雷尔车头碰坏的情景，他就不由得发笑。

但是，和往常一样，好心绪没有持续多长时间。

黑色的男人云

一面

0

12

1

2

1

2

交完车，在收据上盖好验收印，任务便全部完成。同伴们有的乘电车返回日野，有的去找情人。

关走出码头，来到万国桥附近。回家要乘电车，他却不愿意回去。到哪儿去呢——他心里不住盘算。

在港湾综合大楼附近，停着一辆银色的劳雷尔。关只能看见它的后身，看不见碰坏的车头。他没想到，那就是第三京浜公路上和他抢道的对头。

从旁边经过时，劳雷尔驾驶室的门突然开了。车门挡住了去路。一个人走下车，站在关的面前。接着，后门也开了，从那里走下另一个男人。

关处于两扇车门、两个男人的前后夹击之中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没有发现对方是谁。

“刚才你干得不错呀。”驾驶室下来的男人说道。这下子，关总算明白对方的身份了。

“发动机的冷却器差点儿穿了个洞。倘真如此，我们就不能追到这里了。你的运气不佳。”站在后边的男人含笑补充。

关深吸一口气。他的躯体高度紧张，脸上却装出笑容。

“刚才被二位突然抢了道，气得昏了头。请原谅。”

关低下头。随即，他迅猛用头朝身前男人的下巴撞去，脚跟猛蹬身后的车门。

后边的男人被车门撞得踉踉跄跄，脑袋仿佛碰在车框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劳雷尔颤动了一下。

关已经收敛笑容。突然袭击效果显著。前边男人的下唇撞破了，眼睛一下子什么都看不清楚。

关用双手抓住对方的头发，拉近身边，再用力向后推。车门的窗玻璃砸在对方的后脑勺上。

一下，二下，窗玻璃裂开了。第三下，那男人的脑袋仰天插进窗框，碎玻璃溅在他脸上，闪闪发亮。

关离开轿车。站在身后的男人并未扑过来。他靠在后座旁，注视着关，眼里带着不可思议的笑。他用膝盖顶开车门，一只脚踩着地面。

关向那男人的脚踢去。对方笑着抬脚闪开。

关扑上去。那男人身体一缩，坐到汽车里面。关抓住他的肩膀，想把他拉过来。

突然，他的手触到什么冷硬的东西。那是匕首的利刃。

“上车吧。”对方笑着说道。关停止了呼吸。那人轻轻拨开抓住自己肩膀的关的手，顺势将它拧到身后。

匕首抵住关的咽喉，挣脱是不可能的。右手被人拧到背后，身体前倾。关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瘫软下来。他无可奈何地趴在座位上，蠕动着坐进车里。

“把门关上。”对方说道。匕首移到了左肋。关伸出手，拉上车门。

脑袋插进窗框的男人抓住车顶边缘，沉重地喘息着，不住向地下吐着带血的痰。好象是口腔碰伤了。

“开车吧。”持匕首的男人叫道。喘气的男人点点头，钻进驾驶室，关好车门。他脑后的头发沾着血。

他回过头来，嘴巴一咧，喷出一口带血的痰，落在关的脸上。

关下意识地探起身，反手一拳打去，砸在对方的牙齿上。关抓住那人的头发和手腕，在他的皮工作服上蹭蹭脸，把痰擦掉。

“快开车吧。以后再慢慢收拾他……”持匕首的男人说道。汽车呼一下开动了。

“把我带到哪儿去呢？”关问。他心里满怀恐怖和不安。两个男人没有回答。

“为了撞车的事吧？以后一定注意。”

两个男人仍然充耳不闻。持匕首的男人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。

3

汽车驶过隅田川上的白须桥，立即向左拐。道路很窄。不一会儿，又驶过小运河。

停车的地方在钟渊附近，是一座既不带仓库又没有汽车间的建筑物前面。

卷帘式铁门关着，上面写有“昭和铁工”几个字。

驾驶室的男人下了车，升起铁门。持匕首的男人先下车，向关扬了扬下颚。

关打定主意：无论如何不能示弱。他沉默地走下车。

持匕首的男人靠近他，脸上仍然毫无表情。他把关带进屋内，开车的男人随后下好铁门。

屋内比较暗。开亮电灯，脚下是肮脏的水泥地板，空荡荡的。里面停着一辆小型货车。

除此之外，四周散放着施工现场使用的标志牌、信号灯、电焊机等。

小型货车驾驶室的门开了。一个男人走下来，看上去有四十五岁。他穿着整齐的西装，系着领带。他一声不响，用平静然而锐利的眼光打量关。关也回望他。

“开始吧。”那男人低声说道。持匕首的男人把匕首放在搁板上。穿西装的男人眼含笑意。突然，他的眼光落到脚边，同时肩膀一沉。

关呻吟着，弯曲了身体，仿佛腹部挨了一锤似的：那男人的膝盖突然顶起来，撞在他的下顎。

关的头脑变得模糊不清。他张开脚，用力踩稳，同时，曲肘护住下腹和面孔。

开车的男人从背后把他抱起来，转过他的身体。关顺势打出一拳，不料打了个空。对方伏下身子，立即击中他的左腹，持匕首的男人在身后笑起来。他没有出手，似乎要遵守单打独斗的规矩。

这使关有了点勇气。他弓下身子，用肩膀向对方撞去。两人倒在地下，骨碌碌滚到铁门边。

关挣脱对方的手腕，跳起身来。他飞起一脚，向对方胯间踢去。那男人虾一样弯起身体，手脚颤抖。

背后有人拍拍肩膀——是持匕首的男人。关回过头。

“有什么招数，都使出来吧！”关叫喊道。

“撞车的事还不道歉吗？”持匕首的男人说。

“把我带到这个鬼地方，你们才该道歉。”关还在叫嚷。他作势要撞对方，转到旁边，伸手去抢搁板上的匕首。一失手，匕首掉在地下。他赶紧去拾。

旁边有人踢他脑袋，后边又有什么东西狠狠砸在脖颈上。一阵晕眩，关慢慢倒在水泥地板上，失去了知觉。

好象没过很长时间，有人摇晃他的肩膀。一个女人的声音从上方传来：

“振作起来。不要紧吧？”

关睁开眼睛：还是在刚才的水泥地板上，旁边蹲着一个

穿红色外套的女人；几个男人不知去向。关摇摇头。

4

女人把双手搭在关的肩上，扶他起来。

“刚好路过，听见有呻吟声，就进来了。”女人说道。
她二十六、七岁，栗色的头发垂到双肩。

关还在摇头。门口的卷帘式铁门已经升了起来。

“打架吗？一定很激烈吧？”

“打架倒是打架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“要是支持得住，到我寓所去吧。伤口需要处理。我在这方面算是未来的医生。”女人笑着说道。

“你很热心。”

“不行吗？”

“不是不行，可是，我不喜欢过于热心的人。”

“看样子你很会打架。”

“不行。给人打成了这副样子。”

“对方不止一个人吧？”

“是那样。”

“你以为我只是出于热心，才请你到我的寓所去吗？”

“还有其他目的？”

“有事想求你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到那里再说吧。”

女人拉着关的手臂，用力扶他站起来。关感到手足无措。女人拍拍他背上和裤上的灰尘。

“走吧。”

她挽住关的手，向外走去。关感觉到，她的丰满乳房在外套下紧压着自己的胳膊。

“有事现在不能说吗？”

“我叫上原友子。是想求你帮个忙。”关钻出了卷帘式铁门。“虽说是求助，倒也不是什么麻烦事。”友子也钻出铁门，又挽住关的手。

“那边有车。”她指着说。前边十米处，停着一辆马林布鲁公司制造的追猎者轿车。关看看她的脸。上原友子也察颜观色地回望他。

事有蹊跷——关想道。

上原友子的话漏洞百出。

说是经过时听见有呻吟声才进来，可是，开车经过时怎么能听见呻吟声呢？

说是请他到寓所有事求助，可是，他们根本是互不相识的人。

不过，关还是决定跟上原友子走一趟。

他不知道对方想干什么。但是，跟着上原友子，或许能碰见刚才坐劳雷尔的几个男人。

直感告诉他，上原友子和劳雷尔轿车上的几个男人一定有什么联系。

倘真如此，这女人出现在他被打昏的地方，就没有什么奇怪了。

“请上车……”

上原友子拉开轿车助手座的门。关坐上车。友子匆匆绕

过汽车前，进了驾驶室。

“我要不要注意什么？”关询问道。

“啊，别把头靠在座位上。头上有血。”

关闻言把手伸到脑后。头发湿漉漉的。手上沾着血。

“别担心。今晚和我在一起。”上原友子开动汽车，说道。

“和你两人？”

“不愿意？”

“哪里话。”

“有个讨厌的家伙老是纠缠不休。所以，想请你充当我的情人。”

“那家伙今晚到你的寓所去吗？”

“每晚都去。”

“他被你迷住了？”

“象是那样。所以，想请你充当情人，好让他看见死了这条心。”

“主意不坏。”关冷笑道。友子没笑。

5

上原友子把车停在下井草一座高级公寓的停车场里。

“我的房间在六楼。”上原友子熄灭引擎，说道。

关走下车。夕阳染红了公寓的外壁，窗玻璃闪着刺眼的光。

上原友子下车后，立即又挽住关的手。

乘电梯上到六楼。走廊里静悄悄的，不见人影。

上原友子停在最里端的房门前，房号6077，旁边的门牌上写着上原友子的名字。她把门打开。

“请进……”友子说道。

关走进屋内，身体前倾，凝神谛听了一会儿。里面好象没人。

关脱下长筒靴。上原友子关好门，上好锁，经过他身旁，走进过道。关跟在后面。

过道右侧有一扇门，象是卧室。左侧也有两扇门，大概是厕所和浴室。

过道尽头是一间有十四、五张草席大的起居室，右边有一个小小的兼作餐室的厨房。好象还有另一个房间。

“坐在那里。我去拿药。”

上原友子指指起居室靠墙的沙发。

关一屁股坐在那张黄色人造革的高级沙发上。透过阳台的窗口，可以看见屋外鳞次栉比的淡茶色的建筑物。

“真漂亮啊！”关暗自嘟囔。

过道边响起开门的声音。上原友子没穿外套，走了出来。她好象换过衣服，宽罩衫上套了件枯叶色的开襟毛衣，手里提着急救箱。

“只有脑袋和嘴唇受了伤吧？”她坐在关身旁，说道。

“目前大概是这样。”关回答。

“目前？”

“因为还要挨打呀。”

“挨谁的打？”

“还能是谁？”

“你又想打架？”

“不。我是个老实人。”

“真的？”上原友子轻轻一笑，从急救箱里取出消毒用品。“头发要剪掉呢。”

“剪吧，请务必剪得漂亮些。”

“我尽力而为。”

上原友子迅速处理好伤口，扎好绷带。她的动作轻巧而熟练。关想，她或许真的是未来的医生。

“脸上太脏了，洗个澡吧。”

“我要你跟我一起去。”

“行。这是很简单的事。”

上原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消失在过道里。不一会儿，浴室里响起灌洗澡水的声音。上原友子转了回来。

关抓住她的手，拉近身边。他把她捺在膝盖上，伸过嘴去。他的嘴唇裂开了，满是血迹。上原友子没有避开。她伸出舌头，舔着关的嘴唇上还在渗血的伤口。

关把手伸到上原友子的头发上，突然用力抓紧。

上原友子哼了声，睁开眼睛。她眼眸上闪着挑逗的光。

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关问。

“不想干什么。只是象刚才说的那样。”

“要我充当情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个情人可不那么好当。”

关透过开襟毛衣，用力抓住对方的乳房。友子又哼了声，皱起眉头。

“水溢出来了。进去洗吧。”友子挣扎着，说道。关放开了手。

友子脱下裙子，宽罩衫和开襟毛衣，只穿一条内裤。
关也脱掉衣服。他的胸部和腹部，有几处内出血的痕迹。

两人一起走进热气腾腾的浴室。

6

穿着一条三角裤，关走出浴室。

起居室里好象有谁抽鼻子的声音。

关在过道上停下脚步。他背靠墙壁，偷偷窥视起居室：
沙发上坐着三个男人，两个是劳雷尔轿车上的家伙，另一个是在钟渊那幢建筑物里见过的穿西装的中年人。

“混蛋！果然不出所料。”关暗自咕哝。他思索片刻，
迅速退回浴室。友子正在里面擦拭身体。

关抓住她的手腕，拉到身边。

“干什么哟？”

关一个耳光狠狠掴在友子的脸颊上。友子踉踉跄跄，被
关拖到门外。

他们来到起居室。三个男人的目光集中在他们身上。

“泡的时间真长啊。我们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”西装男
子不紧不慢地说道。

“别装出那么可怕的样子。”在横浜时手持匕首的男人
调侃道。

“你们两个都穿上衣服，然后再说话。”西装男子又
说。他的口气不象是要搞突然袭击的样子。